**《在桥边》教学设计**

宁波中学 刘晓洁

联系方式：手机13685810582 qq38696253

**一、初读文本**

海因里希·伯尔是作为德国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出现在文坛上的，是一位与军国主义格格不入的作家。他创作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并不描写人是怎样进行战争的，而是描写了一位青年学生通过内视角叙述其在战争现场的感受，写出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伯尔是战后德国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被誉为是当代德国的歌德。他的作品既弥漫着下层人民同命运抗争的痛苦，也渗透着欢乐的精神。那么《在桥边》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阅读期待：**

1. 人物：

小说中的“我”有一些玩世不恭，甚至很不可靠；但为了饭碗问题又诚实、认真；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精确的数字？

小说中的“姑娘”虽然没有一句话，但在情节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姑娘”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1. 情节：

对于这份工作，“我”一开始为什么乱数，想表达什么？当姑娘走过时，为什么我一个也不数？后来为了生计，我不得不认真数数时，为什么还是把姑娘漏数了？

“我”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何摇摆推进的？这样的情节安排有什么作用？

小说的结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主人公被调去数马车了，这样的结局有什么意蕴？

1. 语言：

小说的语言摇曳生姿，与细节描述和情绪表达浑然一体，请找出几例？

小说整体的语言风格是幽默反讽的，但作者描写目送姑娘过桥的这两段文字，风格上显然与前面有所不同？有怎样的改变？这样的语言为了表达怎样的感情？

1. 主旨：

这是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吗？小说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

从小说的字里行间，特别是透过幽默、反讽手法的运用，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体会到更深层的象征意味。

**二、相关介绍**

1、伯尔的创作：海因里希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尔曼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http://www.oldq.com.cn)侵略战争深恶痛绝。1947年伯尔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成为职业作家。他的创作主要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旨在探索战争给德国及其民族带来的种种灾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伯尔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作品主要描写“小人物”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痛苦挣扎和悲惨遭遇，表现他们的苦闷彷徨，揭露和批评战后西德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评论界称这些小说为“不顺从文学”。

2、关于语言：**当一个作家屈服于权势，甚至主动奉迎权势时，他犯下的，将是可怕的罪行。这种罪行更甚于盗窃，更甚于谋杀。对盗窃和谋杀，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量刑。判了刑的罪犯，有法律为他们提供与社会和解的机会：犯罪者会有所偿还，尽管这种偿还不象作一道数学题那样便当。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他背叛了语言，那他背叛的是所有说同一种的语言的人，而且无法对他绳之以法，因为他所服从的是没有条文的法律。这不成文的法律，针对的是他的艺术和他的良心。——摘自演讲稿《语言作为自由**[**的**](http://www.oldq.com.cn)**庇护所》（在接受乌珀塔尔市爱德华·冯·德·海特奖时**[**的**](http://www.oldq.com.cn)**讲话，1959年1月24日）**

**三、研习文本**

**（一）在矛盾起伏中布局情节**

矛盾，一般地说是指作品所反映的两种不同思想的对立，但矛盾不是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依附在不同人物身上，以人物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分歧与差异为其表现形式的。因此，潜在的矛盾是构成小说情节的依据，郁积的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随着矛盾双方的此起彼伏、消消涨涨，给读者以独特的审美体验。

**思考：《在桥边》的矛盾双方分别是谁？情节的摇摆与对话是如何推进的？**

举例研读：

1. **“他们”与“我”的第一回合**

开篇的第一句话十分重要：“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指谁？这点明了怎样的时代背景？

分析：虽无一字正面提到那场战争，但开篇就点出了它的存在——战争带来的创伤长久地驻留在经历着的生活里。他们是战后政府的代表，他们安排了我的一切。“替我、给我、要我”三个连用的动词无不表现出他们的强势与权威。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得不接受这个毫无意义的工作。在这次矛盾冲突中，我显然是弱者。

**②“他们”与“我”的第二回合**

然而，我以我的不可靠，以及我的随心所欲掌握着他们的幸福与情绪。我的乱数与不数的工作态度表明了我怎样的情绪？从具体细节中找根据。

分析：他们的容光焕发、心满意足以及闪闪发光的眼睛都来源于我送给他们的慷慨的数字。我玩世不恭的不可靠态度正是对只有存在而无意义的生活的一种反抗。特别是当我心爱的姑娘从我嘴前走过时，我可以完完全全享受属于我的两分钟，我差不多已经完全战胜了他们。

**③ “他们”与“我”的第三回合**

但是，主任的出现，让情节又发生质的反转，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数过桥的人，不得不规规矩矩地从事我并不喜欢的工作。我当真注定是失败者吗？

分析：当饭碗问题与心爱姑娘再次发生冲突时，小说推向了高潮，我和他们之间的较量也到了最白热化阶段，小说似乎要滑向悲剧的结局。结果我还是把姑娘漏数了，因为我实在不忍心让姑娘变成冷冰冰的数字。只是一个小小的故意漏计，让我在对抗失败面前保持了大大的勇敢。

**④“他们”与“我”的第四回合**

情节的结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当我等待着主任的责问时，竟然又离奇般地交了鸿运；我甚至想象着和姑娘一起散步……这样的结局是皆大欢喜吗？

分析：结尾之时的鸿运与提拔难道也是值得庆幸吗？最后无限延伸的“……”给读者以无尽想象的空间，我是继续忍受着、压抑着、苦痛着心中的爱，看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还是大胆地追求呢，谁知道呢？

小说在短短的篇幅中几经“摇摆”，在矛盾中冲突与陡转中形成了极有力的艺术冲击，使战后求生的小人物的境遇完全展露在我们面前。

**（二）在摇曳语言中品味人物**

小说的叙事艺术与语言诉求是从作者各自的现实境遇所发，正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对某种形式技巧、叙述策略、语言驾驭的偏爱与迷恋而开始他们的写作的细节。也正是小说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情绪摇摆，才外显了令人着迷或击掌的摇曳生姿的语言。

《在桥边》整体呈现出一种诙谐反讽的语言风格，但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当姑娘出现时，作者却运用了散文诗一般的美妙语言，仔细体会，比较这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关于数字**

思考：朗读第1——3段，我们不难发现“我”和“他们”对于“数字”的态度截然不同，请找出原文，仔细体会语言表达背后的深刻含义。

明确： “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字**使他们**陶醉**。”“他们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小说运用反讽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对空洞的数字的钟爱。那么“新桥”这一意象就是德国战后重建的代表，对新桥所通过的人员、车辆的种种统计、计算，则代表了德国战后重建中对物质的重视以及一种十分不可靠、近乎痴妄和盲目的乐观。

“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可是，抱歉的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从这些津津乐道的反讽语言中我们完全能体会到“我”对于空洞“数字”的极其反感，对于这份工作的极不认真。“不可靠”一词，从一个带有中性到贬义色彩的词汇，变成为一个略带炫耀和自得的词汇，紧接着一连串的排比写出了我对于这份工作的随心所欲。因为“我”觉得活着不该是一台机器。

1. **关于姑娘**

思考：当我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小说一改反讽的语言风格，而是运用热情富有感染力的散文化语言，朗读课文4——6段，仔细体会我的情绪。

明确：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目送着姑娘过桥的两分钟似乎让“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心跳，这才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两分钟，我不让他们侵占去。那么言外之意就是我生命中的其他时间都不属于自己，至少说不属于自己的内心。然而当姑娘迈着温柔的脚步消失于我的视线时，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我。这一刹那间摇摆的细节，准确而又生动地展现了我的内心世界，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先前对这份毫无意义、空洞的工作所表现出来的不可靠与随心所欲。一句比一句强烈的**“我在爱她”**正是我对内心的一种呼唤，反言之“我是多么恨我无聊的工作——数新桥上走过的人。

“我像发疯似地数着，……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像往常一样目送着心爱的姑娘过桥，然而此时此刻我只能看她一眼，只能是一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去数那些过桥的人，因为主任正站在那里监督，因为这关系到饭碗问题。“**我的心都碎了**。”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的内心独白，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小说中的**“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我甚至无法把握仅仅属于自己的两分钟，我的处境是如此的不幸与无奈，我的内心极度痛苦的挣扎与摇摆着**。**“我的心都碎了。”**

海因里希 · 伯尔的写作处在两难中，一边是战争的废墟，另一边则是战后重建狂潮；一边是可见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一边是深深隐藏在数字化效率社会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废墟。所谓 “ 废墟文学 ” 绝非仅仅意味着 “ 战争废墟 ” 或 “ 战后废墟 ” 的文学，而是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现代性处境中所遭遇的本质处境。 ( 摘自 柯小刚《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 )

**（三）在最后摇摆中探讨主题**

小说解读至此，主旨似乎已经明朗了：在表面上看是爱情，而深层则是对德国战后重建中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这一问题、以及小人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精神状态的思考。

煞尾之时也正是情节摇摆推至最佳状态之时，最后一次摇摆也是最漂亮的一次摇摆。

尽管有生计问题摆在眼前，可是我还是坚守住了对心爱姑娘的忠诚；当我等待着主任的责问时，竟然又离奇般地交了鸿运；我甚至想象着和姑娘一起散步……这样的结局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让读者在期待与否定的循环中，品味欣喜、遗憾、失落等情绪，引发对小说主题更深入的思考。

思考：“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如何来理解“我”的坚守，姑娘又象征了什么？

明确：伯尔在《试论诗的理性》演讲中曾经说到正因为当你自以身居其一的时候，也必须极力为其二而竭尽全力。没有一个国家不允许其宪法条文与实际实施之间存在距离，一个诗与反抗在其中生长——但愿能够繁荣——的剩余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诗的理性，是诗所栖身的场所。而那些掌握和控制着着一个社会主要资源的人们，这个制度的代表者——形形色色的政客们，他们更愿意把这个社会打扮得光滑如鲜，对那些“剩余部分，”他们更宁愿以掩盖和隐瞒起来，仿佛一切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有过任何问题。而伯尔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政治家的政治”，他是少有的能够将“政治”与“文学”归并到一条线上的人们之一，这种“政治”当然是“反抗的政治”。 将“反抗的政治”与文学的想象力、与“诗性”同处一处，这便是作家的政治。那么对姑娘的坚守也许就是对诗性空间的坚守，对语言自由的坚守，对理想主义的坚守，这个意义远远超越了一个国度乃至一个时代。那么伯尔以其“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了。

【教学案例分析】

《在桥边》虽然篇幅短小、情节舒缓，但由于学生不熟悉伯尔的叙述角度及表现手法，更不了解小说的创作背景，因而与文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人物的模糊性、情节的摇摆性以及主旨的象征性都给学生设置了一定的阅读障碍。

要真想读懂伯尔的小说《在桥边》，必须还原小说产生的创作背景，既包括小说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也包括作者的创作主张等，在此基础上形成阅读期待。继而从情节、人物、语言、主旨四个角度进行研习，进一步填补学生阅读的空白。《在桥边》又是一篇以内视角叙述故事的小说，情节中加入了大量的描写与议论，削弱了故事性，但只要把握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转折与摇摆，也理清了小说的主线，并进一步理解了矛盾双方所代表的立场。在细读文本时，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体会伯尔独特的语言风格，即幽默、讽刺和象征手法的自然运用。流畅的文气、从容的组织、揶揄的笔调是这部小说最精彩也是最值得体味的地方。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作者对表现于语言中的人的生存、人的生活的认同，不同的表达方式隐含着不同的情感倾向。理解了小说语言风格的变化，也就读懂了小说的象征意味，作者的创作意图也逐渐明朗了。

伯尔是战后德国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被誉为德国的良心，他对文学和自由[的](http://www.oldq.com.cn)阐述非常迷人。所以，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文本主旨的进一步探讨，其意义就是在文本研习的基础上把阅读对象融于心智的存在，进而引发思考，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